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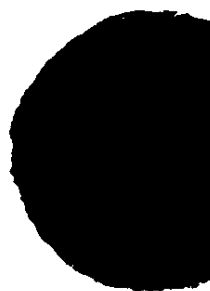
她从那条路上来

茹志鹃



她从那条路上来

茹志鹃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济生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插图：袁银昌

她从那条路上来

茹志鹃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8 字数 128,000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7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422 定价：0.90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。不合理的制度剥夺了劳苦人民的生活权利，而达官巨贾则享有一切，黑暗的旧社会就是这样。小说通过一个小姑娘的寂寞哀伤的生活，给那悲苦的过去以精彩的描绘，更猛烈地赏以无情的鞭挞。在吃人的旧社会里，即使亲娘也会遭到嫁给有钱人家女儿的白眼。只有穷人才肯帮穷人。小姑娘在富户家受到侮辱却从贫苦的朋友那儿得到了温暖。她那不屈服于环境的坚强性格和反抗精神是十分惹人怜爱的。作者文笔依旧，风格未变，仍用那富于情调的细致、婉约的笔触、散文诗地叙述小姑娘的经历，写来娓娓动听、引人深思。我们会从低沉、暗哑的旧声调中，听出充满希望的、新的音响来。

引 言

过去了的岁月，象一口古老的钟。不论重击还是轻叩，敲出来的声音，虽然高低不同，音量不一，但总是那样单调，寂寞，哀伤。回响一阵，震荡一阵，袅袅地又回到那单调，寂寞而哀伤的过去，消声敛迹地隐匿起来。等到再去敲击它的时候，它从沉睡中勉强醒来，重又发出它那低沉的、喑哑的声音。声音穿越重重岁月，更加低沉地，喑哑地回响起来，依然那样单调，寂寞，哀伤。然而听的人，却总能从那旧的声音中，听出一些新的，不同样的东西出来。

现在，我要把它敲击一下。……

—

据说也宝没有出生之前，家里原是很不错的。不过现在当她从朦朦胧胧、混混沌沌之中，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她首先看见的是糊墙的报纸上，东一道，西一条，抹得象图案似的臭虫血。在道道比较集中的地方，竟然抹出了一个戏文里面的老头儿样子。胡子，眉毛，头顶上的发髻，样样俱全。如果那样看的话，它又象是一个仙女。……

睡在外床边的奶奶，照例已出去奔吃的了，也宝又想起哥哥颐宝来了。哥哥已经到上海去学生意，去了快一年了。人家都可怜也宝从小没了父母，她自己却全然不觉，她不知道爸爸妈妈有什么用，只觉得生活里少了哥哥，这是最大

的悲哀。她落单了，寂寞了，没有了那一切的争斗、和好，没有了哭和笑，没有了气恼，也没有了欢快。每天早上醒来，她只好看着发黄的糊墙报纸上，褐色的血迹所组成的老头或仙女。

也宝已经叫名七岁了，和奶奶住在杭州城郊的草鞋岭上。这个岭，实在是一个小小的土山岗。据说这里本来是平地，不知是哪一位过路的神仙，在这里丢下一只破草鞋，第二天就突地爆出一弯黄泥岗。从形状来看，说它是草鞋，倒不如说它是个脚印。首尾不过半里，宽处——也就是前脚掌处，是窄窄一条小镇的街面，面对面两排低檐的板房，当中夹了一络小街。小街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土地庙，叫“五圣堂”。“五圣堂”的左边斜坡下面是一条小河。“五圣堂”的斜对面，也就是也宝住的小楼。这里正是脚心，只有窄窄的一排房。再过去就是神仙穿通了的草鞋后跟，只剩下细细的一条草绳，这就是一条上岭的石阶小路。

也宝住在这间摇摇欲坠的小楼里，已经快两年了。这楼上有两扇木格小窗，窗子的上半部被屋檐挡住了，下半部可以望到门前一条泥路，路中间铺着小石块，石头的表面已被晴天的

布鞋儿，雨天的钉鞋，磨蹭得光溜溜的了。

照例，楼下的聋奶奶已起来烧早香了，“南无阿弥陀佛”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脆生生的嗓子，从她在后面的灶间点香的时候，就开始唱了起来，然后一边大声的念，一边“噔噔噔”地迈动小脚，踏着松动的地板，响到外面客堂间，响到门口。门框外面挂着一个小竹筒，把香插在竹筒里以后，就又大声地念起来。等她念完了佛，然后就有一股松柴的浓烟，从灶间里袅袅而上，从板壁的上方，从板壁的缝隙中，带着一股新鲜的松香味透了进来。

也宝蜷缩在床上，一边等奶奶回来，一边看着袅袅的白烟，一缕缕，一排排钻进来，在空中缓缓地缭绕，浮动，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态。不过也宝看出来的，大都是美女的飘带，皇后娘娘的发髻，再有就是她们脚下踏的云彩。一会儿，这些美丽的东西就渐渐散开，变成呛人的白雾。不过随它怎么呛人，熏得人掉泪，也宝也喜欢，有了烟，她不觉得孤单了；有了烟，好象热闹了许多。要是哥哥在这里的话，这时候两个人就在床上挑香棒了。曾经有一次，为了一根香棒，也宝哭了。哥哥一边咳着，他总是咳，咳，一边

微笑地看着她哭，还用手指蘸着她的眼泪尝味道，他尝了还不算，还把指头伸到也宝嘴里，叫她自己尝。于是也宝恼得更加大哭起来。结果奶奶正好回来看见了，就把颐宝痛骂了一顿。也宝开心是开心了，但是看见哥哥一个人坐在“五圣堂”前的石阶上，不声不响的生闷气，也宝又有一点不那么开心了，就坐在哥哥旁边陪他，一直等到哥哥开口说话了，她才觉得真正地开心起来。去年哥哥临走的时候，把一捆香棒用牛皮筋绑好，都交给了也宝，说：“给你，你不许把它弄掉了！”

现在也宝手里就拿着那一大捆的香棒，但那种乐趣却没有了。她呆呆地望着升腾上来的烟，聋奶奶已经在那张方桌上叮叮当当地端正早饭了，她女儿桂芳也已经起来，正站在大门口“咯咯”地大声漱口。聋奶奶早早就没了丈夫，就靠这个女儿。桂芳在草鞋岭上所有的姑娘当中，是年龄最大的一个，已经二十七岁了。但她又是姑娘当中最有技术的一个，挣的钱也最多。她会摇袜子，摇袜机就安在客堂间的一张板桌上，染成红红绿绿的纱是老板发的。每逢初一十五，二老板就背个褡裢来收袜子，连同检查质

量，发工钱。桂芳摇的袜子从来没有打过回票，半个月就能领到叮当响的大洋钱。也宝含着手指看得十分羡慕，要是自己也有这一天，能赚到白花花的大洋钱，奶奶不知有多少高兴呢！也宝钦佩这位桂芳娘娘，同时也怕这位桂芳娘娘。她那黄黄的大脸盘上，难得露出笑容，也很少说话。浓重的眉毛下，一双长长的单眼皮眼睛，看起来，总有种不耐烦的神气。特别是对她自己的娘，粗声大气地，不过也作兴她妈妈是个聋子的缘故。聋奶奶呢，不知是因为自己聋的原因，抑或是女儿在赚钱的原故，好象什么也没觉出。不过说她没觉出，她又是小心翼翼、周周到到的服侍女儿，不时窥探着女儿的脸色，吃饭时把饭盛好，筷子递到女儿手上。人前人后还说：“我这个女儿是当儿子用的。”但是人家背后议论说，聋奶奶忒格没心眼，把女儿留老了，二十七岁的老姑娘，只有做填房一条路了。什么叫填房，也宝懂，那就是晚娘。经大家这么一说，再看看桂芳，整天绷着黄黄的脸，硬硬的短发，贴着头皮梳下来，不象别的姑娘那样，在额前打一个弯，而是直接挽在耳后，果然有点晚娘相。她吃好饭，碗筷一推，就坐到摇袜机跟前“喳喳”地摇

起来，于是针筒下面就慢慢吐出红一截、蓝一截的袜统。那摇袜的声音，没有高低，曲折，总是这么“喳，喳，喳”地响着，单调，沉闷，最容易引人瞌睡。可是桂芳却不会打瞌睡，她总是一边摇，一边低低地哼着戏。最爱唱的是京戏里的老生。轻轻地唱起来，苍劲悲凉，声音沙哑，有种说不出的好听味儿。也宝虽然有点怕她，但还是一有空就立到她身边，看她摇袜子，听她唱京戏。

“走开！走开！不要挡我的亮。”桂芳说话时头都不动，但浑身透出一股逼人的威严。

“哦哦！”也宝赶紧退下一步，或者绕到她另一边去，就是不舍得走开。也宝觉得她唱得比店铺里放的留声机还好听，听了以后不知为什么，心里总有点酸酸的，听了还想听。

“……昨夜晚，得一梦……”声音缓缓地，低低地，带着说不出的凄凉。

有一次桂芳只是默默地摇，也宝站在一边等得急了起来，就大着胆子说：“桂芳娘娘，你唱一个吧！”

桂芳顿时停了机子，转过脸来向也宝看了一眼，嘴边竟浮出了一丝笑意，说：“唱什么呢？”竟然声音低柔地和也宝商量起来。接着就低悠

悠地唱了起来，“正月里来……”

从那以后，桂芳再没有赶也宝走开过，而恰恰相反，当也宝站久了以后，听见外面一淘一淘的姑娘儿，拎了洗衣篮，抱着淘米箩，叽叽喳喳地在山墙外面走过，同去岭下河埠头。也宝沉不住气也想跑去凑凑热闹时，桂芳就会叫住她，“不要跟那班姑娘儿去疯。”

桂芳娘娘的话，对也宝无异是圣旨，当然是听的。所以桂芳有时也会奖励她一下，让也宝摇一摇那宝贝摇袜机。这种事情发生以后，也宝会激动好几天，而且把自己也能象桂芳那样挣钱养奶奶的希望，扇得更旺。尽管桂芳特殊优待了也宝，也宝还是怕她，怕她枯黄的脸色，怕她粗糙的皮肤上，一个一个的毛孔，更何况她是一定要去做晚娘了。也宝知道“晚娘”是最最可怕的一种人。

现在，楼下客堂里已响起了“喳，喳”的摇袜声，桂芳她们已经吃完早饭了。于是也宝更着急地等着奶奶，以及那一声急促、兴奋的“阿宝”！

几乎是每天清早，奶奶都要出去“想法子”，“法子”的方案是隔夜在床上想定的，早上她就

去实行。弄得好就开火仓，弄不好，就随便什么吃一点，也就算一顿。奶奶到底到哪里去“想法子”，也宝不知道，回来也没有一定时间，但是奶奶空手是决不回来的。多多少少，手里总有点东西，或是挟一小捆毛柴，或是用衣襟兜着一升米，或是手里托着两个烧饼。奶奶不论带回来什么，带回来多少，一到家总是急匆匆，兴奋地大喊：“也宝！阿宝！嗯奶回来了。”不知道的人听起来，还以为她在路上拾到了一锭银子。

也宝正等得焦急，奶奶抱了一个粉嘟嘟的南瓜回来了，“宝！”声音照例是兴高采烈的。

“噯！嗯奶回来罗！”随着一声欢呼，也宝就从床上跳了起来。

“快起来！”奶奶就象失而复得了一个宝贝，上来抱住了也宝，说：“嗯奶煮南瓜汤你吃，蜜蜜甜的南瓜哎！”

“哪里来的？”也宝虽然只七岁，但是对家庭里的经济已十分关心。

“赊来的。”

其实奶奶想的办法，不外乎三条：一条是想家里还有什么可以变卖的；二条是哪个店里，摊上，还可以赊欠一点的；三条是哪个人家还可以

开口借贷一些的。照有些人说起来，除了这三条以外，奶奶还有一条阳关大道，那就拖了孙女儿到珍宝街去，到女儿那里去，到那个前有轿厅，后有包车伏的女儿家里去。不错，女儿上头有婆婆，那又怕怎的？皇帝老子还有三门穷亲眷呢！可是奶奶对这条阳关道，总是嘴巴一瘪，笑笑不响，等人走了，就对也宝说：“打落牙齿只好朝肚里咽。……树还要一张皮呢！……”奶奶什么也不瞒孙女儿，什么话都对她说。有些话也宝懂，有些话也宝不大懂，什么“世态炎凉”啊！什么“好汉不提当年勇”啊！不过她知道都是怨姑妈的话。奶奶自己对女儿又怨恨又气愤，可是又不肯让人家说她，议论她。邻舍隔壁都知道奶奶的女儿嫁在珍宝街，这对奶奶的身份起了相当的作用。原来这珍宝街是杭州有名的大户人家的后街。长长的巷子，不宽，再加上两面高高的风火墙，更显得这巷子的深邃，幽静。总要相隔五、六十步，才有一扇黑铁皮包的，黑铆钉钉成菱角形的后门，照例都是关得紧腾腾的。人在外面，就会对里面的深宅大院发出种种遐想。前门是在另一条街上，一律都是沉重的，朱漆大门，青石门台，高高的门槛，没有婚丧大事，

轻易是不开的。因为常年从后门进出，所以这后街倒比前街出名。

左邻右舍不但知道奶奶的女儿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，而且知道当初嫁过去的时候，还并不是高攀。

“不要看她现在象个老妈子，从前在男人手里也享过福的。陪嫁女儿的时光，着实风光呢！”也宝常听见邻舍当着奶奶的面，跟邻舍的邻舍介绍说：“当初嫁女儿时，七十二个伙子抬条箱，象接龙似的，摆了一条街。单单是各种各样的锁，就陪嫁了一条箱。”说的人就象看见当时的盛况一样，接着就摇头喟叹，抱起各自的小宝宝，说：“养儿育女有什么用噢！”这时候，也宝总要爬到奶奶身上，扳过奶奶的脸，问道：“嗯奶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，宝。”奶奶象做了错事，颓然地回答着。

“那时候我生出来了没有？”

“可惜没有。”接着奶奶就赶紧搂着也宝，说。“人家富是宝宝，我们穷也是宝宝。也宝是一条没爹没娘的小苦瓜儿，奶奶喜欢。”

也宝就扑在奶奶肩上，闻着奶奶后脑上发

髻的气味，觉得又温暖又幸福。心想：“幸亏自己是条苦瓜儿，奶奶喜欢。”

现在奶奶一回来，也宝立即忙了起来，穿好衣服下了楼，一双小脚登登登地跑出，登登登地跑进，先是到门口拔那个竹筒里的香棒，后是拿一杯水，学着桂芳娘娘的样，站在当门口“咯咯”地漱着口，再就是要奶奶给自己梳小辫子。

“这两根短黄毛，梳它做什么？”奶奶笑着说，但口里这么说，手里还是给也宝梳起两条老鼠尾巴似的小辫子。一旁的小缸灶里，下面火舌一舐一舐，上面咕嘟咕嘟地煮着南瓜，整个房子里立即活了起来，热闹了起来，有了一种生气。

“珍宝街去过了？”聋奶奶神秘地在奶奶耳边问道，声音却大得吓人。

“你看我这副样子，走得到人前去吗？连人家的烧饭妈子都比我穿得好啊！”奶奶虽然不肯轻易去珍宝街，但是珍宝街却在起着它的作用。特别是在赊欠东西方面，房租也是这样，奶奶已经有六、七个月没付房钱了。

“我倒有一件阴丹士林布的新罩衫，借你穿穿看。”聋奶奶前两天就在劝奶奶去珍宝街了，

现在又慷慨地捧出了自己的新衣裳。可是衣裳还没交到奶奶手里，桂芳就登登地跑了进来，她一把夺下衣裳，朝自己娘大声地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撺掇人家到女儿那里去呀？”

聋奶奶不敢正视女儿的脸，只是朝奶奶呆笑着说：“我也没法子，收房租的马上就要来了。……”

“那你也不好逼。”桂芳仍大声地跟娘吵。

“我晓得，你们也不宽裕，可怜全靠桂芳摇出来几个钱。你放心，我明朝一定去珍宝街。”奶奶站在母女当中，反做起调停人来了。而且把“明朝”二字说得斩钉截铁，好象一去就有钱，十分有把握的样子。

“唉！”桂芳叹了一口气，放下了那件衣裳，说：“靠女儿总不是个长法子。”

“有什么法子呢！做做洋火壳儿，洋火厂倒了，络络丝，人家又嫌我老了。晦气人走到哪里都碰到晦气事。来来来，不管它，先吃一碗南瓜汤，蜜蜜甜的南瓜。船到桥头自会直，地下有一个芽，天上就给一颗露水。不要为我们担心。”

“桂芳娘娘，你吃呀，真的蜜蜜甜。”也宝捧